

卷三

此情之歸結

書名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閏雙笏廬刊本
撰者 清 魏秀仁 撰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3
編號 D8665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閏雙笏廬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蚩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
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
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
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
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



K2783-131

花月痕

幼丞手裝



| |
|-------|
| 双紅堂 |
| 小説 |
| 63(3) |

遙從第...
敘本...

花月痕全書卷三

第九回

粵峯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話說秋痕那日從柳溪回家感激荷生一番賞識又忿恨苟才那般糟蹋想道這總是我前生作孽沒爹沒媽落在火坑以致賞識的也是徒然糟蹋的倍覺容易就酸酸楚楚的哭了一夜嗣後荷生重訂的芳譜喧傳遠近便車馬盈門歌采纏頭頓增數倍奈秋痕終是顧影自憐甚至一屋子人酒酣燭炮譁笑雜沓他忽然淌下

本論

傷心人別有
懷恨不足爲
外人道也

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

不是小岑面
軟卻爲秋痕
掌孤

淚來。或好好的。唱曲。突然。咽住。嬌喉。向隅。拭淚。問他有甚心事。他又不肯向人說出。倒弄得坐客沒意思起來。都說他有些傻氣。五月初五這一天。是馬鳴盛。苟才在芙蓉洲請客。看龍舟搶標。他所請的客是誰呢。一箇錢同秀。一箇施利仁。前文已表。餘外更有卜長俊。字天生。是箇初出山的幕友。夏旒。字若水。胡耆。字希仁。是一箇未入流。原士規。字望伯。是箇黃河渡口小官。現被經畧撤任。那苟才又請了梅小岑。小岑那裏肯和這一班人作隊。奈子慎是小岑隔鄰。自少同學。兩世交誼。面上放

不下來。也就依了。今年花選。是馬鳴盛頭家。因此傳了十妓。那十妓是不能一箇不到的。只可憐秋痕。懶於酬應。挨時挨刻。直到午後纔上車。赴芙蓉洲來。遠遠聽得人語喧嘩。鼓聲填咽。正是龍舟奮勇競渡之時。岸上遊人絡繹不絕。那時水亭上。早擺上三席。中席是卜長俊。胡耆。夏旒。秋香。瑤華。掌珠。伺候。西席是錢同秀。施利仁。馬鳴盛。碧桃。玉壽。福奴。伺候。東一席是梅小岑。原士規。苟才。曼雲。寶書。丹暈。伺候。狗頭見趕不及上席。下車時。將秋痕着實數說。硬着頭皮。領着上去。果然苟才。馬鳴

此輩作威情
態
解圍

此輩善看風
勢

解圍

此輩善作周
旋
解圍之術

此輩作福情

寫形盡相總
是逼起下折
文字來

盛一臉怒氣。睜開圓眼。便要向秋痕發話。秋痕低着頭。也不言語。小岑早已走出位來。攜着秋痕的手。說道：「怎麼這幾日不見。更清瘦了。不是有病嗎？」秋痕答應道：「是馬鳴盛。苟才見小岑如此。也就不敢生氣。立刻轉過臉。色來。這小岑即吩咐家人。在自己身邊排下一座。給秋痕坐了。狗頭便跟上來。教秋痕送酒。招呼大家。小岑笑道：「有我哩。你下去罷。」狗頭諾諾連聲。不敢言語。倒是鳴盛前後過來。應酬小岑。小岑丟將眼色。着秋痕向前。秋痕纔勉強強強的斟上酒。敬過鳴盛。又敬苟才。說道：「晚

上感冒。發起寒熱。今日本不能來。緣老爺吩咐。不准告假。早上掙扎到這會。纔能上車。求老爺們擔待罷。苟才趕着說道：「我說秋痕向來不是有脾氣的。幸虧沒有錯怪了你。大家都知道這就罷了。於是三席豁拳。轟飲一會。秋痕默默坐在小岑身傍。見西席上碧桃把同秀短煙袋裝好了。煙點着了。送過來。給同秀。卻把水汪汪的。兩眼溜在利仁身上。利仁卻抱住福奴。要吃皮杯。鳴盛勸着福奴敬他。中一席卜長俊。夏旒。胡耆。三箇每人身邊坐一箇毛手毛腳的醜態。百出穢語。難聞。這一邊席

夫惟大雅卓
爾不羣

愈寫愈妙惟
妙故肖

蜜烽蝴蝶生

情性偷眼睛
與避伯勞

逃席

文情閒曠

上小岑是與丹暈一杯一杯的較量。苟才也只好斯斯文文的說笑。只有士規和寶書做了鬼臉。一會向小岑道。聽說杜采秋來有一箇多月。只是總不見客哩。小岑道。這卻怪不得他。他媽現在病重得很呢。又停了一會。鳴盛有些醉了。和苟才換過坐。卻不坐在苟才坐上。自己將椅子一挪。便擠在秋痕下手。迷着兩隻小眼。手裏理着自己幾莖鼠鬚。大有親近秋痕之意。急得秋痕眼波溶溶。只往小岑這邊讓過來。小岑見那兩邊席上。開得實在不像。又怕秋痕冲撞了人。恰好亭外一條青龍

一條白龍。轟天震地的搶標。便扯着秋痕道。我和你看是那一條。搶去標。便立起身來。向後邊過路亭上看去。丹暈乘覺也就跟了出來。乘着大家向前爭看搶標。他三人便悄悄分開蘆竹。尋出路徑。望秋華堂緩步而來。到得秋華堂。不想心印爲着這幾天閑雜人多。倒把秋華堂門窗拴得緊緊。中間的垂花門落了大鎖。三人只得繞到堂後假山上亭子。就石墩上小憩。一會此時龍舟都散去歇息。看龍舟的人也都在散去各處閑步。這秋華堂就有三五成隊來了。小岑只得領着丹暈秋痕下

天下事每以無心得之只此六字喚醒世人不少無心得之也要用力此二字又是對懈弛者說法

逸情勝概

不速之客
人來

花痕
忙切情事

傷心語亦勵

來從東廊出去。丹暈見壁間嵌着一塊六尺多高木刻。無心將手一按。卻活動起來。丹暈驚愕。小岑道。這是箇門。通過那邊汾神廟。平素是關住的。不知開得開不得。把手用力一推。那門年代久了。裏頭關鍵久已朽壞。便撲落一聲。吊了下來。第二重月亮門卻是開的。三人以次進去。見是箇小院落。上面新搭着涼棚。對面一座小樓。靠南是正屋。後身就有人也。跟進來。小岑說道。這是我。的書屋。大家不得進來。那幾箇人纔退出去了。小岑便把月亮門閉上。拴好。笑道。這都是你兩箇累我。說畢。

領着兩人由樓邊小徑。繞到屋子前面。見兩邊都是紗窗。靠西垂着湘簾。便說道。這地方像有人住了。秋痕先走向捲窗一瞧。說道。沒箇人影兒。就掀開正屋簾子。讓丹暈進去。自己隨後跟來。見屋內十分雅潔。上面擺一木坑。坑上橫几。擺滿了書籍。直几上。供一箇磁瓶。插數枝水梔花。芬香撲鼻。中間挂一幅橫披。寫着國破山河在的杜詩一首。筆意十分古拙。歎書癡珠試筆。旁掛的一聯。集句是。

豈有文章驚海內。

志語

點眼荷生官
名直至三十
七回始見小
岑劍秋見於
四十六回脫
盡稗官蹊徑



全書是與
人共賞的
痛在恠字

莫拋心力作詞人。

欵書癡珠瑩三字俱是新裱的。秋痕沈吟一會。向小岑道。這癡珠是誰。你認得麼。小岑道。我不認得。只此古拙書法定是箇潦倒名場的人了。丹暈笑道。我看起來。這癡珠兩字。好像是箇和尚。秋痕見東屋挂着香色布簾。中鑲一塊月白亮紗。就也掀開進去。窗下擺一長案。是雨過天青的棹罩。一座彌勒榻。是舊宋錦的坐褥。便坐下去。瞧那棹上擺着一箇白玉水注。兩三箇古硯。也有圓的。也有方的一把退筆。和那十餘本書都亂堆在靠

窗這邊。隨手將書檢出一本。見隸書西征吟。草上冊六字。翻開第一頁。題是觀劇下註碎琴二字。詩是

鐘期死矣。渺知音。流水高山。枉寫心賞雅。幾能還賞俗。絲桐悔作伯牙琴。

便點點頭。嘆一口氣。就也不往下看了。這小岑坐在外間坑上。將几上藝海珠塵。隨便看了兩頁。丹暈陪着無味。便走進來。說道。你看什麼。秋痕未答。小岑也進來了。見上面挂一聯。是

白髮高堂游子夢。

宗旨

青山老屋故園心

一。邊。傍。書。張。檢。討。句。一。邊。末。書。癡。珠。病。中。試。筆。中。間。直。條。欸。書。小。金。臺。舊。作。五。字。看。詩。是。

持論毋乃太過以黃金相奔走此風亦已古矣

士。為。黃。金。來。士。可。醜。燕。王。招。士。以。黃。金。王。之。待。士。亦。已。苟。樂。毅。鄒。衍。之。賢。乃。以。黃。金。相。奔。走。真。士。聞。之。將。疾。首。胡。為。乎。黃。金。臺。且。不。朽。小。金。臺。且。繼。有。便。說。道。偏。真。鐵。崖。樂。府。又。是。一。枝。好。手。筆。足。與。韓。荷。生。旗。鼓。相。當。只。是。這。人。福。澤。不。及。荷。生。哩。秋。痕。道。他。案。上。有。詩。稿。你。看。去。罷。丹。暈。照。着。東。壁。道。你。看。這。一。幅。小。照。

一語斷定癡珠

一縷情絲三生因果

趣語亦是穉語可想秋痕情態如繪

不。就。是。癡。珠。麼。小。岑。秋。痕。近。前。看。那。小。照。畫。着。道。人。約。有。三。十。多。歲。神。清。骨。秀。小。岑。笑。向。秋。痕。道。你。先。前。要。認。此。人。如。今。認。着。日。後。就。好。相。見。秋。痕。兩。道。眼。波。注。在。畫。上。答。道。曉。得。是。他。不。是。他。小。岑。丹。暈。抵。着。嘴。笑。秋。痕。也。自。不。覺。小。岑。正。要。向。案。上。找。詩。稿。看。聽。得。外。面。打。門。便。說。道。房。主。人。來。了。秋。痕。道。他。空。空。洞。洞。的。一。箇。屋。子。我。門。不。來。他。叫。什。麼。人。開。哩。正。說。着。只。聽。西。屋。一。人。從。睡。夢。中。應。道。來。了。小。岑。搖。手。叫。兩。箇。不。要。說。話。偷。向。捲。窗。看。打。門。是。誰。一。會。轉。過。屏。門。來。卻。是。心。印。只。聽。心。印。一。

風趣

路說進來道。秋華堂那一座門。不知今天是誰推倒。幸你月亮門。早是拴上。不然怕沒有人跑來。麼小岑掀開簾子。笑道。卻早有人跑來了。倒把心印和禿頭嚇了一跳。小岑接着說道。你那板門。就是我推倒的。我拐了王母兩箇侍兒。來你這裏窩藏哩。心印也笑道。梅老爺真會耍人。卻不知你那管家。和兩三箇人。到處找你哩。小岑拉着心印進來裏間。見了丹暈秋痕。這心印不認是誰。卻也曉得是教坊裏的人。便接口道。真箇王母兩箇侍兒。被老爺拐來了。小岑指着上面的聯道。這癡珠單

鄭重分明

脈脈不語四
妙末段十
帶行文字都
在箇裏

應第八回

名瑩可就姓章。可就從前獻那平倭十策。章瑩麼。心印道。是小岑道。他什麼時候來你這裏住呢。心印便將癡珠家世。以及遇合蹉跎。自己平素如何相好。此番如何相遇。細說一遍。小岑丹暈也都爲扼腕嘆惜。只秋痕脈脈不語。小岑又問心印道。章老爺怎的今日不在家養病呢。心印道。說來也奇。那一日搬進來。遇着老僧。算是他鄉遇故知了。不想次日一早。他到觀音閣燒香。又遇着十五年前受業女弟子。就是大營李鎮軍的夫人。你說奇不奇的。這李夫人卻認真愛敬先生。那日就來

補筆

回顧上半折
一筆神不換

感遇

是他是我是
人是已是癡
珠是秋痕我
知天下必有
億萬化身的
癡珠恆河沙
數的秋痕同
聲一哭也

意緒層出一
字一淚一淚
一痕

這屋子請安。見他行李蕭條回去。便送了許多衣服。以及書籍古玩。第二日李鎮軍親自過來。要請他搬入衙署。他執意不肯。今日是端陽佳節。一早就打轎過來接去了。回來大約要到二更多天。丹暈道。這真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呢。秋痕道。這夫人就也難得。四人談了一會。天也不早了。小岑家人及丹暈秋痕跟人都已找着。知道水閣上大家都散了。就也各自分路回家了。單說秋痕這一夕回來。想道。癡珠淪落天涯。怪可憐的。他弱冠登科文章經濟卓絕一時。平倭十策。雖不見用。也自

轟轟烈烈名聞海內。到如今栖栖此地。真是與我一樣。有話向誰說呢。我這會得箇虛名。就有許多人瞧起我來。過了數年。自然要換一番局面。我便是今日的癡珠了。那時候從何處找出一箇舊交。咳。這不是我後來比他還不如麼。瞧他那觀劇的詩。一腔子不合時宜。受盡俗人白眼。怎的與我梧仙遭遇。竟如此相同。他不合時宜。便這般淪落。我不合時宜。更不知要怎樣受人糟蹋。哩。大器晚成。他後來或有出路。我後來還有什麼出路。而且他就没有出路。那著作堆滿案頭。後來便自有干

老月長三書卷三

愈轉愈深愈
深愈痛

回顧上牛折
又應入手作
收章法完密

花月痕全書卷三
古我死了就如飛的煙化的灰再沒痕跡了因又轉一
念道咳我這種作孽的人還要講什麼死後這越發戡
了又想到今日席間大家那般光景真同禽獸沒有半
點羞恥他們倘和我鬧起來這便是梧仙的死期到了
這一夜淒楚比那三月初三晚更是難受次日便真病
了正是

有美一人

獨抱孤憤

憐我憐卿

飄飄意遠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佛說因緣二字試於此參之末段嚼
墨一噴足令天下淪落人同聲一哭韓杜之合
劍秋合之也韋劉之合小岑合之也然劍秋爲之
作合於既見面之後小岑爲之作合於未見面之
前小岑無心劍秋有意兩兩整對卻兩兩參差





第十回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一見傾心笑言如舊

話說端陽這日。荷生營中應酬後。劍秋便邀來家裏。綠玉山房小飲。兩人暢敘。直至日色西沈。纔散開閑步。荷生見院子裏。遍種芭蕉。綠陰匝地。西北角疊石為山。蒼藤碧蘚。斑駁纏護。沿山凸凹。池水漣漪。繞着一帶短短紅闌。闌畔幾叢鳳仙。百葉重臺。映着屋角。夕陽別有一種嫵娜之致。劍秋因想起芳譜。便說道。荷生。你的芳譜。近來又有人出來重翻了。荷生驚訝道。這又是何人呢。

映帶生姿
花痕

隱擊癡珠

劍秋道。如今城裏來了一箇詩妓。你是沒有見過的。又
來了一箇大名士。賞鑒了他。肯出三千金身價娶他。那
秋痕如何趕得上。這芳譜卻不是又要重翻麼。荷生笑
道。果然有這詩妓。有這闊老。我也只得讓他發標。只是
太原地方。我也住了半年。還有什麼事不知你哄誰呢。
劍秋道。我給你一箇憑據罷。說着進去半晌。取出一把
摺扇。遞給荷生道。你瞧。荷生看那扇葉上。係畫兩箇美
人。攜手梧桐樹下。上面題的詩是

兩美娉婷一聚頭。桐陰雙影小勾留。欲平紈扇年

年恨不寫春光轉寫秋。

歎書劍秋學士大人命題。雁門采秋杜夢仙呈草。笑道。

你這狡獪伎倆。我不知道麼。這箇地方。果有采秋這樣

人。我韓荷生除非沒有耳目罷了。還是我韓荷生的耳

目。尚待足下薦賢麼。劍秋也笑道。我這會就同你去訪。

如有這箇人。怎樣呢。說畢。便吩咐套車。此時新月初上。

一徑向愉園趕來。兩人酒後。何等高興。一路說說笑笑。

不覺到了愉園。劍秋便先跳下車。親自打門。約有半箇

時辰。纔聽得裏頭答應道。姑娘病了。沒有妝梳。這幾月

正照四十七

回寒雲樓紅

卿采秋卻是

梧桐樹下不

邊

不寫春光轉

寫秋是全書

宗旨

疑

月痕

一訪

此景可思。
月痕。

原只秋痕一箇眼目隱隱讀者細會之

疑

欲擒故縱

冷笑妙
算了更妙
氣極妙

概不見客。請回步罷。劍秋再要問時。雙扉閉。月寂無人。聲劍秋掃興。只得將車送荷生回營。荷生一路想道。此地原只秋痕一箇。那裏還有什麼詩妓。就如那一天呂仙閣所遇的麗人。可稱絕豔。風塵中斷無此人。劍秋遊戲三昧。弄出什麼詩扇來。想要賺我。豈不豈呢。荷生從此把尋花問柳的念頭。直行斷絕了。一日劍秋便衣相訪。又說起采秋如何高雅。如何見識。如何喜歡。名下士荷生不等說完。冷笑道。算了。人家說謊也要像些。似你這樣撒謊。什麼人也賺不過。這一席話把劍秋氣極起

似信不信妙

前文馬字餘波

兩番訪美

來說道。我好端端和你說。你儘說我撒謊。我今日偏要拉你去見了這箇人。再說罷。荷生笑道。你拉我到那裏。倘他又做了閉門的泄柳。你這冤從何處去訴呢。劍秋拍掌道。今日再不能進去。我連歐字也不姓了。荷生看他上了氣。便也似信不信的問道。你坐車來嗎。劍秋道。我今天搭一箇人車來的。回去想坐你的車。荷生道。我們騎馬罷。劍秋道。好極。於是荷生也是便衣。偕劍秋由營中夾道出來。二人各騎上馬。緩緩行來。剛到菜市街。轉入愉園。那條小衢。正要到下馬。便遇看杜家保兒

保兒口中只說箇還願妙讀此可悟紆徐佈置之法

愉園規矩采秋法度

化痕

月痕愉園風景采秋身分

說道。姑娘還願去了。歐老爺同這位老爺進去。吃一鐘茶。歇歇罷。荷生道。我不去了。劍秋氣極說道。今天見不了這箇人。我也要你見見他的屋子。便先自下馬。和荷生步行。轉了一灣。便是愉園。保兒領着走進園來。轉過油漆粉紅屏門。便是五色石砌成灣灣曲曲羊腸小徑。纔到了一箇水磨磚排的花月亮門。保兒站住。說道。有客裏面走出一箇垂髻了鬢。保兒交代了。荷生劍秋隨那了鬢進得門來。卻是一片修竹茂林攔住。轉過那竹林。方是个花門。見一所朝南客廳。橫排着一字兒花牆。

從花牆空裏望去。牆內又有幾處亭榭。竹影蕭疎。鳥聲聒噪。映着這邊庭前。罌粟虞美人等花。和那蒼松碧梧。愈覺有致。轉到花廳前面。是一帶彫欄。兩邊綠色玻璃。中間挂一絳色紗盤銀絲的簾子。了鬢把簾掀開。兩人進得廳來。隨便坐下。見上面一箇匾額。是梅小岑寫的。清夢瑤華四字。上面挂着祝枝山四幅草書。兩邊是鄭板橋墨跡云。

小飲偶然邀水月
謫居猶得住蓬萊

信

點睛欲動

接脈鬪筭純
是一片心血
結成
信

深信不疑
轉換靈快如
大馬行空不
受羈勒

中間一張大炕。古錦班爛的鋪墊。几案棹椅。盡用湘妃竹湊成。退光漆面。兩邊四座書架。古銅彝鼎。和那秘書法帖。縱橫層疊。令人悠然意遠。荷生笑道。到像箇名人家數。只見兩箇清秀了鬢。年紀十二三歲。衣服雅潔。遞上兩鐘茶。笑嬉嬉的道。我娘呂仙閣還願去了。失陪兩位老爺。休怪哩。荷生見了。了鬢說出呂仙閣三字。心中一動。便問道。這是什麼時候許的願心。了鬢說道。就是我媽病重。那幾天許的。劍秋道。你媽這會大好了麼。了鬢道。前箇月十七八。這幾天幾乎不好。我娘急得要死。

如今託老爺們福。大好了。荷生想道。我逛呂仙閣那天。不是四月十八麼。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你看他住的地方。如此幽雅。不是那麗人。還有誰的。便笑向劍秋道。非有卞和之明。不能識崑山之璧。非有范蠡之智。不能進苧蘿之妹。是你和小岑來往的。所在這人。自然是箇仙人了。劍秋也笑道。你如今還敢說我撒謊麼。荷生笑道。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說着。便站起身來。走向博古厨。將那書籍字帖。翻翻卻都是上好的。劍秋一面跟着荷生也站起來。一面說道。人卻不遠。只要你誠心求見罷。

春鏡樓三字
借了鬢口中
點出與十五
回正點秋心
院筆意不犯



自行報名妙

鬢心慧舌這
兩箇小鬢實
在可人

風趣

一邊信一邊

就也看看博古厨古董書帖。停了一會。把茶喝了。劍秋便向那兩箇了鬢道。你娘的屋子。這回搬在水榭。還是在樓上哩。了鬢道。我娘要等荷花開時。纔移在水榭。如今現在春鏡樓。荷生道。好箇春鏡樓三字。不就是從這裏花牆望去。那一所麼。劍秋笑道。那是他的內花廳。從內花廳進去。算這園裏正屋。便是所說的水榭。由水榭西轉。纔是他住的春鏡樓哩。又閑話了半晌。采秋還不見來。荷生向劍秋道。我今日飯後營中公事。不曾勾當。就被你拉到這裏來。改天我邀你再來。作一日清談。如

今去罷。劍秋也就移步起來。只見那了鬢道。歐老爺這位老爺高姓。我娘回來。好給他知道。荷生笑吟吟的道。你娘回來。說我姓韓。字荷生。已經同歐老爺奉訪兩次。了鬢道。老爺你這名字。狠熟。我像那裏聽過來。那一箇了鬢道。年頭人說。滅那回子。三十多萬人。不是箇韓荷生麼。這一箇了鬢便道。我忘了。真是箇韓荷生。劍秋笑向荷生道。你如今是箇賣藥的。韓康伯。荷生也笑着。偕劍秋走了。這晚采秋回家。聽那了鬢備述荷生問答。便認定呂仙閣所遇見的。定是韓荷生。荷生回營細想。

還疑妙

疑信相參
俟不到妙
獨自一人來
到愉園妙
也料荷生今
日是必來的
妙

一層



無異登仙

一語活現神
情作者真是
白描好手

不知在何處
妙

芥子園畫傳卷三

那了鬢的話及園中光景與那呂仙閣麗人比勘起來
 覺得劍秋的話句句是真也疑呂仙閣所見的定是采
 秋次日挨不到三下鐘便獨自一人來到愉園采秋也
 料荷生今日是必來的外面傳報進來叫請入內花廳
 便是昨日遞茶那箇了鬢笑盈盈的領着荷生由外花
 廳到了一箇楠木冰梅八角月亮門進內四面遊廊中
 間朝東一座船室四面通是明窗四角蕉葉形四座門
 係楠木退光漆綠的室內係將十二箇書架疊接橫陳
 隔作前後三層第三層中間挂着一箇白地洒藍篆字
 的小橫額是小嫿嬛三字北窗外一堆危石疊成假山
 沿山高高下下遍種數百竿鳳尾竹映着紗窗都成濃
 綠上接水榭遙見池水粼粼荷錢疊疊荷生此時只覺
 得芸香撲鼻竹影沁心林風蕩漾水石清寒飄飄乎有
 凌雲之想那了鬢不知幾時去了又有一箇了鬢跑來
 荷生一瞧正是呂仙閣所遇的十四五歲侍兒便笑吟
 吟的問道你認得我麼那侍兒卻笑着不答而去又停
 一回遠遠聽得環佩之聲卻不知在何處荷生站起來
 從向北紗窗望去只見那侍兒扶着采秋帶着兩箇小

芥子園畫傳卷三

七

再繳一筆妙

步入船室第
三層妙

飄飄意遠落
落英多

落雁驚魚何
况荷生是个
善知識



眼目

了。鬟。從。水。榭。東。廊。嬈。嬈。婷婷。向。船。室。東。北。角。門。來。正。是。
呂。仙。閣。見。的。那。箇。美。人。人。影。尚。遙。香。風。已。到。不。知。不。覺。
的。步。入。第。三。層。船。室。等。着。那。侍。兒。已。推。開。蕉。葉。的。門。采。
秋。笑。盈。盈。的。說。進。來。道。原。來。就。是。韓。老。爺。我。們。在。呂。仙。
閣。早。見。過。的。倏。忽。之。間。竟。隔。有。一。箇。多。月。了。荷。生。這。會。
覺。得。眉。飛。色。舞。神。采。愈。奕。奕。有。光。只。是。口。裏。轉。說。不。出。
話。來。半。晌。纔。答。道。不。錯。不。錯。我。是。奉。訪。三。次。了。采。秋。笑。
道。請。到。裏。面。細。談。罷。說。着。便。讓。荷。生。先。走。小。了。鬟。領。着。
路。沿。着。西。邊。池。邊。石。徑。轉。入。一。箇。小。院。落。面。南。三。間。小。
廳。卻。是。上。下。兩。層。荷。生。站。在。院。中。那。小。了。鬟。先。去。打。起。
湘。簾。采。秋。便。讓。荷。生。進。去。上。首。椅。上。坐。了。采。秋。自。坐。在。
靠。窗。椅。上。說。道。昨。辱。高。軒。枉。顧。適。因。爲。家。母。還。願。所。以。
有。慢。尚。未。說。完。荷。生。早。接。着。笑。說。道。不。敢。不。敢。今。日。得。
睹。芳。姿。已。爲。萬。幸。采。秋。道。昨。日。不。是。同。劍。秋。來。麼。荷。生。
道。那。是。做。同。年。今。日。急。於。過。訪。故。此。未。去。約。他。采。秋。道。
劍。秋。月。前。到。此。談。及。韓。老。爺。文。章。風。采。久。已。傾。心。荷。生。
聽。到。此。便。急。問。道。劍。秋。怎。麼。說。呢。采。秋。正。要。答。應。荷。生。
重。又。說。道。還。有。一。言。我。們。一。見。如。故。以。後。不。可。以。老。爺。

冷隽

三層

文情開拓文
心細膩

都為末幅埋

板

恐容權黛白
爾不同

稱呼。那便是以俗客相待了。采秋笑道。能有幾箇俗客。到得這春鏡樓來。荷生道。正是我們何不登樓一望。采秋便命了鬟引着。從左首書架後。上箇扶梯。兩邊扶手。欄干均用素綢纏裹。荷生上得樓來。只見一帶遠山。正對着南窗。蒼翠如滴。此時采秋尙未上樓。便往四下一看。這樓係三間。中一間。南邊靠窗半棹。上一箇古磁器。盛滿水。斜放數枝素心蘭。水梔等花。上首排着一張大理石長案。案上亂堆書本。畫絹。詩箋。扇葉。和那文具。畫具。東首牕下。擺着香梨木的琴棹。上有一張梅花段文。

的古琴。隨後聽着扶梯上。弓鞋細碎的響。采秋也上來。了此時。荷生立在牕前。采秋正對着明窗。更顯得花光。側聚珠彩。橫生頭上。烏雲壓鬢。斜簪着兩箇翠翹。身上。穿件淡青春羅夾衫。繫着一條水綠百摺的羅裙。因上。樓急了。微微的額角上。香汗沁出。映着兩頰微紅。更覺。比呂仙閣見時。又添了幾分嬌豔。便讓荷生坐在長案。邊方椅上。自己坐在對面。那侍兒送上兩鐘龍井茶。采秋接過。親手遞給荷生。荷生一面接茶。一面瞧這一雙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宛然玉笋一般。怕采秋垂覺。只。

怕采秋乖覺
妙

引入

此二節一說
花選一說秋
心院須知此
篇文字不容
冷落秋痕一
邊故借作點
綴非絕代佳
人見面便自
拈酸也至兩
人吐屬爛雅
愈增風趣

傳神
一語掃盡煙
雲

傾心

得轉向侍兒說道你芳名叫做什麼采秋道他叫紅豆
荷生道娟秀得狠婢尚如此何況夫人北地胭脂自當
讓君獨步采秋道過譽不當我知并門芳譜自有仙人
獨步一時了荷生笑道這是女學士不肯就徵旨主司
無緣受謗采秋笑道這也罷了半晌又說道兒家門巷
密邇無雙幾番命駕恐未必專為我來荷生正色道這
卻冤煞人了江上采春一見之後正如月自在天雲隨
風散不獨馬纓一樹不識門前就是人面桃花也無所
謂劉郎前度荷生正要往下說采秋不覺齒粲起來雙

波一轉道說他則甚遂將荷生家世踪跡問起來荷生
便將怎樣進京怎樣會試不第怎樣不能回家怎樣到
了軍營說了采秋道此刻的意思還是就借這軍營出
身還是要再赴春闈呢荷生便感着眉道元宵一戰本
係僥倖成功我本力辭保薦怎奈經畧不從其實非我
心所願采秋點頭道是隨又嘆道淮陰國士異日功名
自在蘄王之上荏弱女子無從可比梁夫人所幸詩文
嗜好結習已深倘得問字學書當亦三生有幸不識公
門桃李許我杜采秋追隊春風參入末坐否荷生笑道

題扇與上文
怡怡相配

針對采秋參
入末座語非
餘波也

應上琴牀此
則餘波
仍繳到劍秋
作結文律不
亂



這大謙了。先是荷生一面說話。一面將案上書本畫絹亂翻。這會卻檢出一張扇頁在手。是箇畫的美人。便取筆向墨壺中微微一蘸。采秋倚案頭。看他向上面端端楷楷的寫了一首七絕道。

澹澹春衫楚楚腰。無言相對已魂銷。若教真貯黃金屋。好買新絲綉阿嬌。

歎書荷生題贈采秋女史八字寫畢。說道。貽笑大方。又撫着琴道。會彈麼。采秋道。畧知一二。荷生道。遲日領教罷。便走了。以後劍秋知道好不訕笑一番。正是

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

無曲中意。

有絃外音。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荷生采秋合傳。寫癡珠梧仙。純用纏綿寫荷生采秋。純用透脫。便已定全書之局。若僅賞其一筆不複。一筆不犯。猶是皮相。春鏡樓之美人。與呂仙閣之美人。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何則。固仍是采秋一人也。惟吾獨知作者之心。必以為不然。何以故。夫采秋之在春鏡樓。不過孃孃婷婷一妙。



才人雅集卷三
三
妓而已。而至於呂仙閣之時。則固皎皎潔潔。替親
祈命之孝女也。神風靈雨。宛在目前。舞扇歌衫。渾
如隔世。荷生於是。時見之。則所見孝女也。非妙妓
也。是其收攝心神。不敢褻視也。固宜夫。與劍秋至
愉園一訪。再訪。則所訪者。又妙妓也。非孝女也。至
於聞呂仙閣之名。而有三訪。荷生心中。固猶是呂
仙閣之美人。而決不以歌妓視之者也。而所見者
固仍是春鏡樓之美人。則又決不能不以歌妓視
之者也。於是作者特爲大書特書。一曰我娘呂仙
閣。還願去了。二曰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三曰呂
仙閣見的。定是采秋。四曰正是呂仙閣見的那個
美人。五曰我們在呂仙閣早見過的。六曰更覺比
呂仙閣見時。又添了幾分嬌豔。不憚反復而申明
之。所謂筆尖之露。直等楊枝墨池之波。遠過覺岸
爲之蕩污滌穢。不留渣滓者矣。若僅曰當日口角
固應爾爾。不亦負作者之苦心耶。



緊接第八回
養痾說入
應入回大營
將吏俱有升
擢句

第十一回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

話說癡珠移寓汾神廟之後。腳疾漸漸痊愈。謾如因元夕戰功。就擢了總兵。游鶴仙加了提督銜。顏林二將也晉了官階。遂與合營參遊。議定公請癡珠辦理筆墨。每月奉束二百金。薪水二十兩。就借秋華堂作箇辦事公所。便有許多武弁都來謁見。倒把癡珠忙了四五日。自此秋華堂前院。搭了涼棚。地方官驅逐閑人。不比從前是箇遊宴之所。癡珠卻只寓汾神廟西院。撤去碑板。把

出鄧甫雨農
兩人

清福難消
花痕
蒿目時艱全
書宗旨



反振下文

儘力反振
接家書
一落千丈

追敘與第四
回相應

出舊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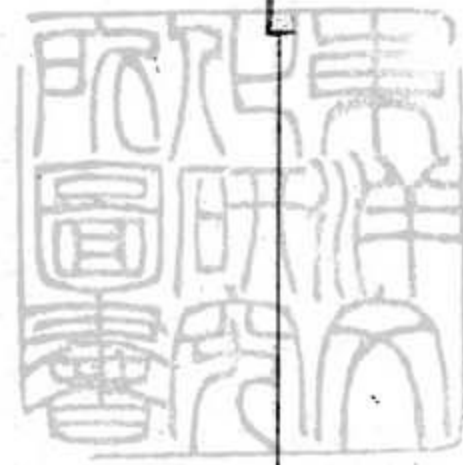
月亮門作箇出入之路。又邀了兩箇書手。一姓蕭。名祖
鄧。字翊甫。一姓池。名霖。字雨農。小楷都寫得狠好。便請
他住在堂後兩間小屋。這西院中槐陰匝地。天然一張
碧油的穹幕。把前後牕紗都映成綠玻璃。一般屋裏鑪
篆微薰。瓶花欲笑。藥香隱隱。簾影沈沈。癡珠日手一編
雖蒿目時艱。不斷新亭之淚。而潛心著作。自成茂苑之
書。倒也日過一日。偶有煩悶。便邀心印。煮茗清談。禪語
詩心。一空塵障。時而李夫人饋遺時果。名花佳肴。舊醞
或以肩輿相招。至署與謾如論古談兵。指陳破賊方略。
間至後堂團圍情話。兒童繞膝。婢僕承顏。轉把癡珠一
腔的塊磊。漸漸融化。十之二三。到了六月初。起居都已
照常。收了兩箇家人。一喚林喜。一喚李福。謾如又贈了
一輛高鞍車。一匹青騾。這日正在研硃點墨。忽節度衙
門送到自京遞來家報。好不歡喜。及至折開。頓慘然淚
涔涔下。看官你道爲何呢。原來去年八月間。東越上下
游失守。冶南被圍。癡珠全家避入深山。不料該處土匪。
突爾豎旗從賊。以致親丁四十餘口。跟踉道路。癡珠妾
舊雲正在盛年。竟爲賊擄。抗節不從。投崖身死。老母及

眼目

眼目

雅鍊與上下
駢體敘次相
配

重臥病



同一槐陰而
前後情景迥
然不同
病處如畫直
逗起四十三
回文字
全書例以杜
詩紀事言情

餘人幸遇焦總戎帶兵救護得無散失。至戚友婢僕淪陷賊中。指不勝屈。比及救平。田舍為墟。藏書掃蕩。个乾淨。而且上下游仍為賊窟。慈母手諭癡珠。令其在外暫覓枝棲。癡珠多情人。既深毀室之傷。復抱墜樓之痛。牽蘿莫補。剪紙難招。明知烏鳥傷心。鴿原急難。而道莠難行。力窮莫致。從此咄咄書空。忘餐廢寢。不數日。又倒牀大病。起來這晚。翊甫雨農心印俱來。癡珠竟糊糊塗塗。認不清人了。慌得心印禿頭。趕着請介麻大夫診了脈息。就鄭鄭重重的定了一箇方。服下依然如故。一連數日。清楚時候。喝不了數口稀飯。餘外便昏昏沈沈。不像是睡。也不像是醒。謾如夫婦。逐日早晚叫人來問。一日謾如親自前來。禿頭迎出。知癡珠吃下藥。剛纔睡下。謾如就坐外間。此時正是日高。卓午。滿院中森森槐影。鴉雀無聲。慘綠上窗。藥鑪半燼。已覺得四顧悽然。忽聽癡珠嚶語道。梧桐葉落。是我歸期。一會又說道。還有十五箇月哩。一會又吟道。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以後語便微細。恍髯有七字一句。是身欲奮飛。病在牀。又叫了幾聲。倩雲忽然大聲道。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以後

直逗起四十
五回五十一
回文字

慘



借禿頭結住
上折
跟上一回敘入
際括一箇月
情事言之筆
筆蒼潔
應第七回
荷花一
放開秋痕卻
扯掌珠作陪
便無痕跡
輕敘踐約
帶起紫滄
提筆○花痕
荷花二

聲又小了約畧有蔓草縈骨拱木斂魂八个字餘外不
辨什麼謾如聽着發怔只得喚禿頭道你叫醒老爺禿
頭進去好容易將癡珠喚醒含糊一語又昏昏的睡去
了謾如跟着進來見癡珠穿着貼身衣服遮着紫紗夾
被瘦骨不盈一把心中十分難受便向禿頭道我且回
家訪箇名大夫來瞧罷謾如說着招呼伺候上馬去了
次日謾如延了一箇大令姓高的也不中用還是顏參
將薦一兵丁姓王的和那麻大夫細細的商議決之心
印服下藥卻能多進了幾口稀飯人也明白些自此病

勢比以前便慢慢的減下來只可憐禿頭徹夜無眠足
足開了一箇多月再說荷生自見過采秋之後琴棋詩
酒匝月盤桓美人有豪傑之風名士無狂且之氣雖柔
情似水卻也穩重如山此時芙蓉洲荷花盛開荷生踐
約還敬了眾縉紳十妓中只秋痕掌珠病不能來這日
管絃沸耳酒裁饜心卻不邀小岑劍秋也不喚采秋侍
酒就中單賞識了洪紫滄二十三日係荷花生日荷生
先一日訂了小岑劍秋也訂紫滄只傳着丹暈曼雲伺
候日斜後就套車到了愉園此時采秋臥室早移在水

省筆

荷花三
暗應第七回
夢境一筆



絕好一幅晚
涼美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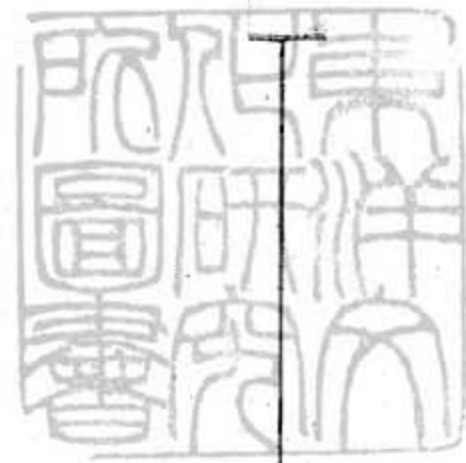
花月痕中一
切有情人都
在其中

淡語有味

樹荷生正從西廊向水榭步上來。遠遠望見采秋斜倚
 正面欄干。瞧着荷花。荷生見了。忽然心中一動。好像幾
 年前見過這樣光景。便站在欄干前。默想卻再也想不
 起來。是何人何地。那采秋早笑盈盈的迎上來。說道你
 心裏想什麼。你看夕陽映着紅蓮。分外好看哩。荷生笑
 着走過來。一面說道。我忽然記起一件事。不要緊。不用
 說了。了鬟們搬了兩張湘竹方椅子和茶几。二人就向
 着欄干坐下了。鬟遞上兩鐘雪水。燉的蓮心茶。荷生還
 默想了一會。誰知越想越記不起。回眸一盼。又見采秋
 晚粧如畫。頭上烏雲一絲不亂。一身輕羅薄縠。映着玉
 骨冰肌。遂把前事忘了。采秋道人言紅蓮沒有白蓮的
 香。你不聞見香麼。荷生笑道。大抵花到極紅。香氣便覺
 減些。所以海棠說是無香。這也是子齒去角的意思。其
 實是個名花。再無不香的。只是這種香。只許細心人默
 默領會。比不得那素馨茉莉的香。一接目。便到鼻孔中
 來。采秋也笑道。這纔是心清聞妙香。要曉得他有這一
 股香。纔算是不專在色上講究哩。二人在花前談了一
 會。纔進屋子坐下。荷生瞧着楹聯。說道。你這裏都沒有

引起末段

關合定情妙
不着迹
此詳船式與
二十九回相
配



寫芙蓉洲

荷花四
寫芙蓉洲荷
花

緊切荷生用
意

集句對子。我集有一對。寫給你罷。隨將明日的局告訴。采秋就說八下鐘。我坐車來和你同去。便走了。次日二人同到了柳溪。上得船來。那船刻着兩個交頸鴛鴦。兩邊短短的紅闌。玻璃長牕。蓬蓋上罩着綠油大捲篷。兩邊垂下白綾。飛沿中艙靠後一炕。炕下月棹。可坐七八人。另一箇船畧小些。是載行厨及跟人的。荷生瞧着表道。早得狠呢。一會丹暈曼雲先後到了。又一會小岑劍秋。紫滄也都來齊。那船就咿咿啞啞的。從蓮萍菱芡中盪出。穿過石橋。不上一箭路。便是芙蓉洲水閣。這水閣

造在水中。後面橋亭。接上秋華堂。前三面俱是楠木雕成竹節。漆綠的闌干。大家上了水閣。憑欄四望。見兩岸漁簾蟹簾。叢竹垂楊。或遠或近。或斷或續。尤覺得煙波無際。家人上來請示排席。劍秋道。船裏去罷。一面喝一面看。大家俱以為然。一會跟班回說。席擺停當了。七箇人都下船來入席坐定。水手們分開雙漿。向荷花深處盪來。只見白鷺橫飛。垂楊倒挂。香風習習。花氣濛濛。真是香國樓臺。佛天世界。采秋笑道。今日不可不為花祝。壽。遂站起來。扶着船窗。將一盃酒向荷花灑。醉了一回。

比韋劉北窗
下割臂定盟
情景何如○
荷花五

都是關合定
情二字比韋
劉緣證斷釵
又復何如



本地風光切
情切景○荷
花六

如繪

荷生說道。正是就也。澆了一盃酒。二人相視微微而笑。於是大家飲了數巡。那邊船上又送過了新剝的蓮子。並一盤鮮藕。各人隨意吃了。紫滄望着采秋道。今日這般雅集。何不行一令。采秋想了一想道。今日令籌俱不在此。只好行一箇簡便的。這令叫做合歡令。我先喝一盃。令酒以下如有說錯的。照此為罰。一面說。一面端起。杯酒。喝了。便說道。這箇字要兩邊都一樣。可以挪移的。聽着。

蕊字喜相逢。東西兩意同。折開不成字。成字喝一

盃。

又接着說道。荷字飛觴。

笑隔荷花共人語。

采秋並坐是荷生。荷生上首是曼雲。恰好數到荷字。曼雲只得喝了一杯酒。道這字狠少。只怕我要受罰了。小岑劍秋也各人凝思了一會。都道這令看着不奇。竟難的。荷生一面催曼雲快說。曼雲將纖手在棹子上畫了。一回。笑道有了。

蕊字喜相逢。東西兩意同。折開不成字。成字罰一

杯。大家都道好。曼雲便接着說道。

映日荷花別樣紅。

好語如珠。何花七七个。荷花合下六。荷字亦花痕也。

一數數到了紫滄。紫滄滿飲一杯。說了一箇競字。小岑拍手道。我正想了此字。不料被你說了。紫滄笑着說一句是。

荷一

清露點荷珠。

一數又數到了采秋。采秋道。我再說嗎。卻怕要罰了。荷生便道。我替你說罷。劍秋忙說道。代倩的罰十杯。采秋



也是關合定情。

便將劍秋看了一看。道。我再說一箇及笄的笄字。你們說好不好。大家齊聲贊賞。采秋隨念一句。一手指着數道。

荷二

青苔碧水紫荷錢。

都有神理可想。說破妙。

荷字恰數到劍秋。劍秋道。我知道必要數到我的幸。而有一箇弱字。何如。眾人也都說可以。快飛觴罷。劍秋便喝了酒說道。

留得枯荷聽雨聲。

采秋先說道。今日荷花生日。不許說這衰颯句子。須罰

五十一回的荷生。荷三。

一杯再說。眾人都說該罰。你不見方纔替花祝壽麼。劍秋道。是了。不錯。該罰。遂又喝了一杯。道。我說張聿這一句最吉利的。

池沼發荷英

五十一回以前荷生不說被更妙

便向采秋道。好不好。采秋也不答應。笑了一笑。小岑替他一數。數到了荷生。采秋忙用手試一試。荷生酒杯說道。天氣雖熱。也不可喝冷酒。便替荷生加上半杯熱酒。荷生喝了。說道。我就是本地風光。說箇并州并字。大家道。好。劍秋道。這是從筭字推出來的。荷生道。詩也是我的本色。

渾成

游子二字全書宗旨○荷五

不妨遊子菱荷衣

卻數到丹暈。荷生道。你的量大。當喝一滿杯。丹暈喝了。想一會。說了一箇絲字。眾人尙未言語。曼雲笑道。丹姊姊要罰了。丹暈道。絲字不是兩邊同麼。曼雲道。那是減寫。正寫兩邊是不同的。小岑道。不錯。正寫是從系。况折開是個糸字。罰了罷。你的量好。不怕的。丹暈紅着臉。只得又喝了一杯。停了。想出一句詩來。說道。

說錯也妙

是酒闌光景○荷六

風弄一池荷葉香

花月痕中人
風格

輕帶彤雲閣
秋華堂仍收
到水閣恰好
接入改詩句
來○花痕

一順數到小岑。小岑喝了酒。想了又想。說箇莛字。隨說
了一句離騷道。

製莛荷以為衣。

荷生道。好。這又該到紫滄了。紫滄道。我說一箇羽字。收
令罷。大家都說是眼前字。一時竟想不起。那時船正盪
到柳陰中。遠望那堤北彤雲閣。雕楹碧檻。映着翠蓋紅
衣。大有舟行鏡裏之概。大家上岸。憑眺一回。又值夕陽
西下。暮靄微生。花氣空濛。煙痕淡沱。小岑等三人遊秋
華堂去了。荷生遂攜了三個佳人。重來水閣。采秋因向

荷生道。你帶有文具。要寫對子。這裏寫罷。於是跟班們
就中間方卓。擺上文具。青萍送上雲龍蠟箋。丹暈曼雲
按着紙。采秋看荷生蘸飽了筆。寫道。

香葉終經宿鸞鳳

寫完一聯。丹暈曼雲兩人輕輕的捧過一邊。紅豆將文
具內兩塊玉鎮尺。押住。采秋又把那一幅箋鋪上。自己
按着。荷生復蘸飽筆。寫道。

瑤臺何日傍神仙

采秋瞧着大家向外說話。便眼波一轉。澄澄的向荷生

入情



不着一字儘
得風流

好個會

文心如髮

回第九回
引起第十三
回中段轉樞
文字

只笑一笑終
不說明文境
高絕

神迴氣合

道這何字何不。改作今字呢。荷生瞧着采秋笑道。匪今
斯今采秋笑道。請自今始。二人說話。脈脈含情。小岑等
早已回來。恰好荷生款已落完。采秋便迎將上去。劍秋
看着棹上聯句。便說道。好呀。你們雙雙的暢敘。還說瑤
臺何日傍神仙呢。小岑瞧着出句。說道。這是老杜古柏
行對句呢。采秋道。好个表表的詞林。香山詩句。都記不
得麼。小岑也笑道。是呢。丹暈道。你們翰林衙門。笑話多
哩。此時采秋等三人。均微有酒意。斷紅雙頰。笑語纏綿。
談了片時。看天漸漸晚了。遂仍都上了船。撤去酒席。烹
上了荷葉茶。荷生便命將船往柳溪盪去。采秋問起秋
痕來。小岑便將端節那一天故事。說與大家聽。剛說到
推吊下門來。那船已到了柳溪南岸。一簇車馬都在那
裏伺候。時已黃昏。便道。這會講不完。改日再說罷。便跨
丹暈車轅走了。紫滄劍秋兩人一車。采秋攜了荷生的
手。進入後艙。悄說道。你今日還要回營麼。荷生笑一笑。
便喚紅豆與采秋更衣。看上了車。又送曼雲也上車。方
纔走了。看官記着。荷生宴客這兩日。正是癡珠病篤的
時候。正是。

百年須臾。有欣有戚。
劍斫王郎。鞭先祖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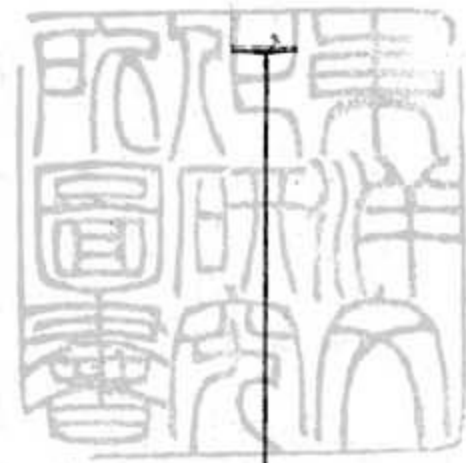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癡珠荷生合傳前寫憂患後寫歡娛皆各極其妙昔人云何謂景中人何謂人中意何謂意中人何謂人中景皆於此篇領會得之。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士規構釁 砸煙燈錢同秀爭風

這書所講的俱是詞人墨客文酒風流如今卻要序出兩箇極不堪的故事你道是誰一个是杜采秋此刻的冤家一个是劉秋痕將來的孽障這話怎說呢慢慢聽小子道來去年大兵駐紮蒲關時候預備船隻原士規借此科派經畧聞風立刻根究本上司怕有人訐發出來替擔處分就將士規平日惡跡全揭出來坐此撤回他這缺是箇好地方士規做了一任身邊狠積有許多



總序

分敘

補第四回所未及

小岑面軟

小人心事

妙語

司空見慣

語言妙天下

錢平素與苟才酒肉兄弟。曉得苟才和苟生的同年。梅小岑是箇世交。便想由此門路。夤緣回任。你想小岑是箇正人。又知道苟生是一塵不染的。如何肯去說這樣話。討這種情。只小岑面皮極軟。掙不脫苟才的糾纏。便推在苟生身上。說是苟生。堅說不能爲力。士規因此忿恨。苟生比參他的人。更加十倍。并疑先前撤任。俱係苟生所爲。其實士規不自構釁。苟生那裏認得士規。這個大名。你道他怎樣構釁呢。原來他家用一老媽吳氏。係代州人。與采秋的妈妈賈氏。素有往來。便花些小錢。結識起來。這士規太太。就和賈氏。語言浹洽。臭味無差。彼此饋遺。十分親熱。一日賈氏要請原太太。一逛愉園。原太太說道。這卻不必。只我們老爺說。要借貴園。請一天朋友。不知你答應不答應。賈氏是箇粗率的人。便說道。這等小事。我怎的不答應。我們這園。原是借人請酒的老爺。如肯賞臉。天天到我們園裏請酒。就是我們造化了。原太太說道。不是這般說。現在你那愉園。是大營韓師爺走的。如何肯給我們請酒呢。這是我的情分。打擾你姑娘。一天便教我臉上好看多了。你能做得主。不能呢。

腕中有鬼

實至如



他媽一

不脫孝字○
眼日○宗旨

他媽二

他媽三

賈氏笑道。園是我置買的。韓師爺難道能佔去我的園。麼。生客不見。這也是我那獸女兒的主意。其實我們吃。這一碗飯。那裏認得如此清楚。而且你我何等情分。我。這園子。就像你家的一樣。千萬不可存了彼此的心。老。爺。到我家。還敢比做客。麼。就借我們的園。請一百天酒。我的女兒。也應該出來伺候。何況一天呢。原太太道。你。且回去。與你姑娘商量。賈氏道。不要商量。你對你們老。爺說。是我已經答應了。憑老爺吩咐。那一天。上下酒席。我一起包辦罷。原太太不勝歡喜。到屋裏取出三十兩

銀子。說道。老爺說過。就是明日。上下三席。銀數不敷。另。日再補罷。賈氏道。三十兩銀。儘彀開銷。老爺要明日。我。就回去。趕緊張羅。不然。怕誤事哩。說畢。便坐車回去了。看官。你道。采秋。依不依呢。咳。人間最難處的事。無過家。庭。采秋。是箇生龍活虎般女子。無奈他媽。在原家。一力。擔承。明知此事。來得詫異。但素來是箇孝順的。沒奈何。只得。屈從。次日。他媽。便一早。把水榭。鋪設起來。催着采。秋。梳妝。日未停午。這原士規。便高車華服。昂然而來。他。媽。逕行。迎入水榭。兩廊間。酒香茶沸。水榭上。錦簇花團。

他媽四

只寫三件衣服而三人之寒穠已不待言



畫也畫不出作者筆有化工

此時夏日正長諸公不得不尋此消遣也一笑

士規得意之至。便請采秋相見。他媽叫了鬟。叠促連催。采秋不得不坦然出見。正寒暄間。了鬟招呼客到。一箇是錢同秀。一箇是施利仁。采秋俱未會過。一一問過。姓字。一會又報客到。只見月亮門轉出三箇人來。一箇年紀四十多歲。兩箇年紀都不上三十歲。采秋也未會過。到了水榭。彼此相見。采秋正待一一致問。原士規指那穿湖色羅衫的說道。這位老爺姓卜。字天生。指那穿米色縐衫的說道。這位老爺姓夏。字若水。指那穿半截洋布半截紡綢的說道。這位老爺姓胡。字希仁。采秋只得

應酬一遍。停了一回。又報客到。采秋認得是苟才。那苟才一路歡天喜地的喊進來道。望伯望伯。好闊呀。今日跑到這箇地方。請起客來。口裏說話。臉又望着大家。跟踉蹌蹌的走來。不想從西廊轉過水榭。這過路亭。是一。道板橋。他趾高氣揚。全不照管。便栽了一交。大家不禁。関堂起來。他人既高體。又胖。這一栽。上身靠在欄干上。將欲爬起。用力太猛。只聽咕咚一聲响。連人連欄干一起吊下水去了。幸是堤邊水淺。采秋忙叫了鬟。傳進兩三箇打雜下去扶起。雖無傷損。卻拖泥帶水。比落湯的

又一消遣法

雞更覺難看。打雜的乖覺，將他送至園丁的一間小室。中原士規和大家都跟來，教他站着不要動，招呼他的跟人替他收拾。又吩咐自己跟人飛馬到他家裏，取了衣衫鞋襪給他換上。鬧了半天，纔把這箇落水的人洗刷得乾淨了。不想胡耆又弄出笑話來，你道爲何他出來解手，想四面游廊都係斗大的磚砌成，萬無給人撒溺之理。陡見廊盡處有一箇白磁青花缸，半缸水和溺一樣，聞之也有些臭味。想道：采秋實在是鬧連溺缸都如此華麗，剛把衣衫掘起，溺了一半一箇了。鬢瞧見

喊道：那溺不得，那是娘灌蘭花的豆水。大家聽見，又是一場闕堂大笑，倒弄得胡耆溺不是，不溺又不是，勉強溺完，自覺赧顏上來，只得假做玩賞荷花，倚在欄干邊。夏旒看見，笑道：希仁站開些，不要又吊下一箇去說的。大家又哈哈的大笑了一會。擺席錢施苟三人一席，原士規自陪胡夏卜三人一席。采秋相陪，原來這愉園中，所用酒器及杯盤之類，均係官窑雅製，及采秋自出新樣，打造餚酒精良，更不必說。這幾人除了苟才原士規，在官場中伺候過幾年，其餘均係鄉愚，乍到場面，便覺



難蟲得失無了時

萬古千秋大
家只如此消
遣豈不可歎

總結一句

竟為采秋束
縛妙

眼目○他媽
五

是從來未見之奇。早已十分詫異。酒過數巡。士規忽望着卜長俊道。貴東幾時可以署事。聽說不久可以到班。吾兄是要發大財的。卜長俊道。做東秋間就可以代理。且是一箇缺。別人奪不去的。夏旒接口道。前日奉託轉賣與貴東的幾樣東西。不知已看過否。兄弟近日手頭甚窘。頗望救急。卜長俊道。不要說起。前日東家下來。一臉怒氣。坐了片刻。我也不敢問他。忽然又進去了。這件事只好看機會罷。隨又說了些何人補缺。何人借賑。何人打官司。又說道。街上銀價如何。家中費用如何。總

無一句可聽的話。那采秋如何聽得。便推入內更衣去了。吩咐紅豆帶着。小了鬟輪流斟酒。直到上了大菜。纔出來周旋一遍。大家都曉得這地方是不能胡鬧的。也不敢說什麼。采秋卻自在游行。說說笑笑。也不調響。眾人也不貶損自己。倒把兩席的人束縛起來。比入席之時。還安靜得許多。采秋轉恐他媽看得冷落。不像叫小了鬟送上歌扇。說道。我是去年病後。嗓子不好。再不能唱了。他們初學。求各位老爺賞他臉。點一兩支罷。於是一席公點一支紅豆。彈着琵琶。領着小了鬟唱了二支。



信起下回文字

正色說來詞
為孝○上文
五他媽此處
二媽字與下
折六他媽恰
恰相配
互勘入妙



幾片是篋片
寬桶是寬桶
妓女是妓女

小調天就也不早了。士規大家說聲打擾。一閃而散。原
士規從此逢人。便將采秋怎樣待他好。怎樣巴結。還有
留他住的意思。說開了。這是後話。且表那日。賈氏喜歡
得笑逐顏開。采秋卻正色道。媽這是可一不可再呢。我
這回體媽的意。媽以後也該曉得我的心。纔好呢。賈氏
笑道。我明白就是了。看官。你道采秋今天的情事。倘令
秋痕處之能。毅如此。春容大雅。否不要說今天。這一天
就。昨天晚上。不知要賠了多少淚。受了多少氣。哩。可見
人不可無志。亦不可無才。閑話休題。聽小子說那錢同

秀一段故事。同秀自五月初四至省。那一夜就被施利
仁拉往碧桃家來。開着煙燈。三箇人坐在一坑。同秀見
碧桃一身香豔。滿面春情。便如螞蟻見羶。一般傾慕起
來說道。似你這種人材。須幾多身價。哩。碧桃一面替他
燒煙。一面笑道。給你估量看。同秀道。多則一千。少則八
百。碧桃點點頭。利仁道。你就兌出八百。可耗羨錠。取去
罷。同秀躺下。笑道。怕他嫌我老哩。碧桃笑吟吟的。將煙
管遞給同秀。說道。只怕老爺不中意。五十多歲人。就算
是老那六七十歲的。連飯也不要吃了。說着。將自己躺

他媽一○全
善於碧桃有
恕詞無他以
其孝也故下
折亦當以他
媽爲關目

應第九回

的。地。方。讓。利。仁。躺。下。倒。起。來。吃。了。兩。袋。水。煙。出。去。與。他。媽。講。幾。句。話。進。來。便。躺。在。同。秀。懷。裏。看。他。手。上。的。羊。脂。蠟。子。同。秀。把。一。條。腿。壓。在。碧。桃。身。上。將。上。的。一。口。煙。一。人。吹。了。半。口。重。燒。上。一。口。遞。給。利。仁。三。人。一。面。吹。一。面。談。直。至。三。更。天。同。秀。原。想。就。住。在。那。裏。倒。是。碍。着。利。仁。不。好。意。思。利。仁。也。看。出。故。意。倒。催。同。秀。走。了。次。日。芙。蓉。洲。看。龍。舟。二。人。見。面。復。在。一。席。那。晚。散。後。同。秀。是。再。挨。不。過。便。悄悄。跑。到。他。家。碧。桃。接。入。臥。房。開。了。煙。燈。笑。嘻。嘻。道。席。散。許。久。你。怎。不。來。呢。同。秀。道。我。去。拜。客。不。想。天。

就。快。黑。了。施。師。爺。今。夜。不。來。麼。碧。桃。道。他。和。我。說。席。散。後。就。要。出。城。幹。個。要。緊。的。事。明。後。日。纔。能。回。家。當。下。同。秀。卸。了。大。衫。就。躺。在。碧。桃。身。上。吹。了。一。管。煙。笑。吟。吟。的。道。你。真。不。嫌。我。老。我。今。夜。就。住。在。這。裏。了。碧。桃。笑。道。你。再。老。二。十。歲。我。也。不。給。你。走。一。會。兩。人。說。說。笑。笑。就。在。煙。燈。旁。邊。胡。亂。成。局。自。此。作。衣。服。打。首。飾。碧。桃。要。這。樣。同。秀。便。做。這。樣。碧。桃。要。那。樣。同。秀。便。做。那。樣。每。一。天。也。花。幾。十。吊。錢。連。老。鴉。幫。間。撈。毛。的。沒。一。箇。不。沾。些。光。好。在。同。秀。到。這。箇。地。方。便。彈。金。如。土。毫。不。慳。吝。其。實。碧。桃。

他媽二

峽中尋覓常
逢雨月裏依
稀更有人

此又一消遣

他媽三
他媽四

是誰

他媽五

乖極卻露出
馬脚

與利仁是箇舊交。以前也曾花過錢。到後來沒得錢了。轉是碧桃戀他。生得白皙。又雄糾糾的人才。雖非如意。君也還算得箇在行人。鵝兒愛鈔。姊兒愛俏。所以藕斷絲連。每瞞他媽。給他許多好處。只可憐同秀如蒙在鼓裏。一日同秀醉了。乘着酒興。便向碧桃家走來。見大門未關。便悄悄的步入院子。一家俱無動靜。上房廂房。燈光都不明亮。徑進堂屋。房門卻關得緊緊的。微聞裏面一陣尤雲殢雨之聲。生辣辣的突入耳來。當下同秀掀開簾子。將腳把門一踢。不想門雖踢倒。同秀的酒氣怒

氣一齊冲上心來。人也倒了。碧桃和那人正在好處。忽聽嘩喇一聲。驚得打戰。忙把煙燈吹滅。倒轉喊他媽。拿火。他媽從睡夢中聽見響。又聽見他女兒厲聲叫喚。陡然爬起。應道。什麼事。剔起燈亮。點着燭臺。剛掀簾子。瞥見有箇人影出去。疑是猴兒。便叫一聲。不見答應。再瞧大門。是洞開的。說道。這時候門也不關。猴兒跑到那裏去。碧桃不敢下坑。急得喊道。先拿箇火上來罷。他媽忙着閉上門。趕到碧桃屋裏。只見門扇倒在地。下一箇人覆在門上。煙燈已滅。碧桃坐在坑沿上。繫褲帶。急將燭

婆子是婆子

點眼

臺將那人細瞧。卻是錢同秀酒氣醺醺。流涎滿口。便問碧桃道。怎的碧桃道。我好端端的在煙盤邊睡着了。曉得他是什麼時候來。也不叫人。就這樣的拍門。插戶。驚醒了人。他卻挺倒了。那婆子一面聽碧桃說話。一面將手摸着同秀的額。卻是熱熱的。便說道。他醉了。碧桃就也下坑。瞧着反笑起來。婆子將煙燈點着。說道。你叫他醒罷。碧桃道。我憑他挺着。叫他做什麼。婆子不過意。將手絹把他唾涎抹淨了。連聲叫着。忽聽見打門。婆子一面答應走去。一面說道。施師爺是什麼時候走的。我怎

反問碧桃妙

怕卻也怕。只不是怕公做了醉鰻。

模糊得妙。同秀亦善於詞令。

麼一躺就全不知道了。開起門來。看是猴兒。便罵道。小崽子。你跑了。也不叫人關門。絮聒一會。便叫他幫着扶同秀上坑。把門上好。這同秀到了三更。纔醒過來。見碧桃坐在身邊。芙蓉可掬。眉目含情。便將手攏將過來說。道。我是什麼時候來的。碧桃笑道。你還問嗎。你酒醉也罷了。怎的把門踢倒。卻挺着尸。不言語。害得人家怕得什麼似的。同秀醒後。把以前情事通忘了。這會碧桃說起。倒模模糊糊記起來。碧桃見他半响不語。便問道。你想什麼呢。同秀道。想你二更天時。做得好夢。碧桃笑道。

解圍只有此
着此又一消遣
法。真是醉
糊塗

一波未平一
波復起

前番耳聞此
番目見

此又一消遣
法

你胡說我又做有什麼夢我做我的夢你怎麼又知道
呢。同秀便把踏門的緣故轉說出來碧桃便哭起來叨
叨絮絮鬧箇不休同秀只得左一揖陪不是右一揖陪
不是說道總是我醉糊塗了下次再不吃酒罷自此又
好了十餘日一日雨後同秀帶了一帕子的南邊新到
的菱角和鮮蓮子。坐下車向碧桃家來纔到衙衙早見
門首有一輛車停住下車便認得那輛車是利仁坐的
同秀車夫向車中取過那帕子恰好猴兒出來同秀就
跨進門來猴兒跟着同秀不許他聲張悄悄向上房走

來只聽得利仁說道吃一箇乖乖算罷同秀便搶上一
步將簾子一掀只見牀上開着煙燈碧桃坐在利仁懷
裏利仁一隻手挽在碧桃肩上瞧見同秀急行推開同
秀這一氣真是髮上衝冠一手將帕子內包的東西向
碧桃臉上摔來一手將煙燈砸在地下說道好好你們
做了一路就怒氣沖沖的出來上車馬上叫跟班收拾
搬到店裏後來花了五百金買定一妾進門那一日辦
了數席酒叫了一班清唱相公請他那相好的財東和
苟才原士規諸人正在熱鬧不想碧桃母女披頭散髮

他媽六
鬧出這樣狼
狽無可消遣
矣

世情不過如
此

誰居

他媽六

不啻同秀鳴
竟卻爲苟才
等太息妙妙

坐車而來。一下車。就像奔喪一般。號陶大哭。從門前大
鬧進來。家人打雜人等。都攔不住。同秀跑開了他媽。將
頭向牆上就撞。碧桃又拏出小刀來。向頰子要抹。十餘
人分將按住。碧桃就躺在地下。大哭大嚷。聲聲只叫錢
同秀出來。街坊鄰右。和那過路人。擠滿院子。那怕事的
財東。看見鬧得不像早都跑了。只剩下苟才等酒肉兄
弟。和那萬分走不了的。幾箇夥計。做好做呆的勸。無奈
兩箇潑辣貨。再不肯歇手。直鬧到定更。大家曉得此事。
是背後有人替他母。女主張。只得找着同秀。勸他看破。

些錢。和他媽從兩千銀子。講到一千兩。纔得歸結。天已
發亮了。這苟才等。今天真是日辰不好。喜酒一杯。不曾
吃。上口倒賠嘴。賠舌。跑了一夜。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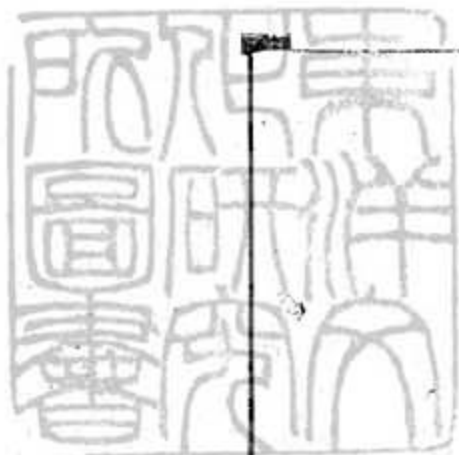
執鼠之尾。猶反噬人。
只有羅漢。獅象亦馴。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遊戲筆墨。亦承上起下之文也。牛鬼蛇神。一
齊活現。而描寫世情處。令人感慨無窮。以碧桃
與采秋。竝論清濁高下。奚翅霄壤。然其爲妙。妓問。

其知有他媽同。其知有他媽。而以孝得善果亦同。作者類不類。以爲類。齊不齊。以爲齊。蓋有深意焉。

花月痕全書卷三終



馬國圖

